

经典
名篇



QINGCHUN GAOBAI ZUO PIN 77

情感四季风

青春告白



伟大的成功者不易嫉妒，因为他远远
超出一般人，找不到足以同他竞争、值得
他嫉妒的对手。

—— 林青玄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伟大的成功者不易嫉妒，因为他远远超出一般人，找不到足以同他竞争、值得他嫉妒的对手。

—— 林青玄



主 编：青鸟工作室

平面设计：思维设计工作室

目 录



- | | |
|-------|-------|
| (3) | 都江堰 |
| (10) | 黄 鹂 |
| (14) | 雪 |
| (16) | 四季美学 |
| (19) | 春 风 |
| (21) | 路畔的蔷薇 |
| (22) | 山茶花 |
| (23) | 秋 |
| (24) | 荆 棘 |
| (25) | 春 |
| (27) | 看 花 |
| (32) | 黎 明 |
| (34) | 日 出 |
| (37) | 黄 昏 |
| (39) | 日 |
| (40) | 看 海 |
| (43) | 丑 石 |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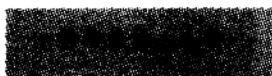
-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(46) | 小 亭 |
| (48) | 网 海 |
| (52) | 你们不要忘记翠鸟的名字 |
| (58) | 林 中 |
| (60) | 夜 莺 |
| (63) | 北京的柿子 |
| (72) | 自然之色 |
| (76) | 初秋四景 |
| (79) | 秋 鸟 |
| (81) | 多姿多彩的云霞 |
| (85) | 放眼风景 |
| (87) | 山百合 |
| (91) | 鸬鸟 (之一) |
| (93) | 大自然 |
| (95) | 鸽 子 |
| (97) | 麻 雀 |
| (99) | 深 夜 |
| (103) | 秋 天 |
| (106) | 云 雀 |
| (108) | 燕 子 |
| (111) | 近 海 |
| (113) | 水 |
| (115) | 草 莓 |
| (118) | 在海边的一个冬日 |
| (120) | 世界上最重要的河 |
| (122) | 山 |
| (125) | 樱 桃 |

智慧之光

-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|
| (131) | 笔墨祭 |
| (135) | 精神的巢穴 |
| (137) | 山 水 |
| (142) | 读 山 |
| (146) | 读 山 |
| (149) | 闲山静水 |
| (151) | 心头青山 |
| (153) | 自春徂秋 |
| (158) | 噢，那秋 |
| (160) | 人缘——讨好每个人 |
| (170) | 诗人的花园 |
| (171) | 与上帝邂逅 |
| (172) | 光明使者 |
| (173) | 现代：女性美的误区 |
| (175) | 论嫉妒 |
| (179) | 生平一瓣香 |
| (183) | 梦 |
| (187) | 说 笑 |
| (191) | 谈 笑 |
| (194) | 独 处 |
| (197) | 音乐与回忆 |
| (201) | 幻 想 |
| (203) | “我多么可怜你……” |



-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|
| (206) | 不均衡的份额 |
| (208) | 林中客人 |
| (211) | 一年四季 |
| (216) | 洞察世界的艺术 |
| (224) | 珍贵的尘土 |
| (235) | 遥远的回忆 |
| (243) | 太阳的话 |
| (246) | 大川的水 |
| (253) | 论隐逸 |
| (258) | 多少回我成非我 |
| (260) | 论性格 |
| (263) | 论热情 |
| (265) | 论宽容 |
| (272) | 论灵魂 |
| (282) | 反与正 |
| (286) | 西西弗斯的神话 |
| (291) | 论创造 |
| (294) | 金字塔感言 |
| (297) | 在雅典卫城上的祈祷 |
| (307) | 不是真心又何妨 |
| (312) | 自我超越 |
| (316) | 谈谈懒惰 |
| (315) | 快乐的期待 |
| (323) | 关于思考 |
| (328) | 论智慧 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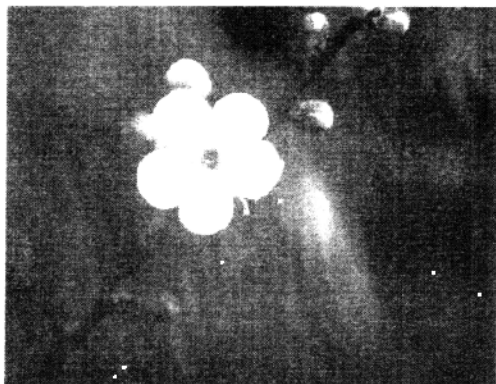


灵魂之翼

-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(335) | 寄生树与细草 |
| (336) | 白 发 |
| (337) | 山中杂感 |
| (338) | 秋天的晚霞 |
| (340) | 天和海 |
| (341) | 春 潮 |
| (342) | 木 炭 |
| (343) | 告别遗体的队伍 |
| (345) | 哲学家和他的妻子 |
| (346) | 幸免者的哄笑 |
| (348) | 美的牢狱 |
| (350) | 三方净土轮转来：黑、白、灰 |
| (352) | 静夜功课 |
| (355) | 林中小溪 |
| (360) | 林中水滴（节选） |
| (365) | 在一条熟悉的街道上 |
| (368) | 永生的鲜花 |
| (373) | 乞 丐 |
| (375) | 东方的传说 |
| (378) | 门 槛 |
| (380) | 探 访 |
| (382) | 上帝的宴会 |



-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|
| (383) | 明天，明天！ |
| (384) | 两首四行诗 |
| (388) | 岩 石 |
| (389) | 这一切的根源 |
| (392) | 自 由 |
| (394) | 永恒的海 |
| (397) | 听 泉 |
| (400) | 古都礼赞 |
| (407) | 关于美 |
| (410) | 书简一则 |
| (420) | 孤独棵树 |
| (422) | 一千零一个目的 |
| (425) | 肉体和灵魂 |
| (426) | 哲学家和鞋匠 |
| (427) | 寻 神 |
| (428) | 大 河 |
| (430) | 隐士和野兽 |
| (431) | 珍 珠 |
| (432) | 两个监护天使 |
| (434) | 论 美 |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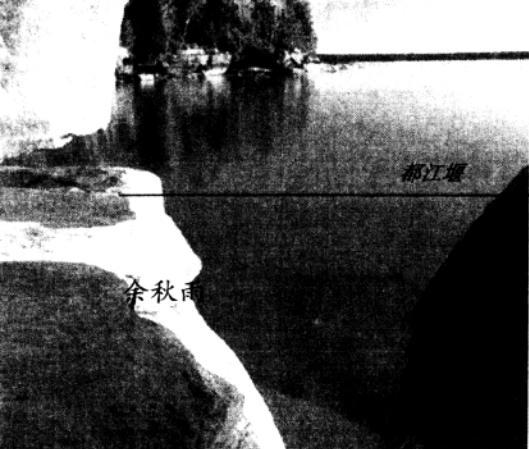
自然之韵

在无边的旷野上，在凛冽的天宇下，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是雨的精魂……

是的，那是孤独的雪，是死掉的雨，是雨的精魂。

——鲁迅





余秋雨

都 江 堰

一

我以为，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，而是都江堰。

长城当然也非常伟大，不管孟姜女们如何痛哭流涕，站远了看，这个苦难的民族竟用人力在野山荒漠间修了一条万里屏障，为我们生存的星球留下了一种人类意志力的骄傲。长城到了八达岭一带已经没有什么味道，而在甘肃、陕西、山西、内蒙一带，劲厉的寒风在时断时续的颓壁残垣间呼啸，淡淡的夕照、荒凉的旷野溶成一气，让人全身心地投入对历史、对岁月、对民族的巨大惊悸，感觉就深厚得多了。

但是，就在秦始皇下令修长城的数十年前，四川平原上已经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工程。它的规模从表现上看远不如长城宏大，却注定要稳稳当当地造福千年。如果说，长城占据了辽阔的空间，那么，它却实实在在地占据了邈远的时



间。长城的社会功用早已废弛，而它至今还在为无数民众输送汨汨清流。有了它，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，每当我们民族有了重大灾难，天府之国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和濡养。因此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。

有了它，才有诸葛亮、刘备的雄才大略，才有李白、杜甫、陆游的川行华章。说得近一点，有了它，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才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后方。

它的水流不像万里长城那样突兀在外，而是细细浸润、节节延伸，延伸的距离并不比长城短。长城的文明是一种僵硬的雕塑，它的文明是一种灵动的生活。长城摆出一副老资格等待人们的修缮，它却卑处一隅，像一位绝不炫耀、毫无所求的乡间母亲，只知贡献。一查履历，长城还只是它的后辈。

它，就是都江堰。

二

我去都江堰之前，以为它只是一个水利工程罢了，不会有太大的游观价值。连葛洲坝都看过了，它还能怎么样？只是要去青城山玩，得路过灌县县城，它就在近旁，就乘便看一眼吧。因此，在灌县下车，心绪懒懒的，脚步散散的，在街上胡逛，一心只想着青城山。

七转八弯，从简朴的街市走进了一个草木茂盛的所在。脸面渐觉滋润，眼前愈显清朗，也没有谁指路，只向更滋润、更清朗的去处走。忽然，天地间有些异常，一种隐隐然的骚动，一种还不太响却一定是非常响地声音，充斥周际。



如地震前兆，如海啸将临，如山崩即至，浑身涌起一种莫名的紧张，又紧张得急于趋附。不知是自己走去的还是被它吸去的，终于陡然一惊，我已站在伏龙馆前，眼前，急流浩荡，大地震颤。

即便是站在海边礁石上，也没有像这里这样强烈地领受到水的魅力。海水是雍容大度的聚会，聚会得太多太深，茫茫一片，让人忘记它是切切实实的水，可掬可捧的水。这里的水却不同，要说多也不算太多，但股股叠叠都精神焕发，合在一起比赛着飞奔的力量，踊跃着喧嚣的生命。这种比赛又极有规矩，奔着奔着，遇到江心的分水堤，刷地一下裁割为二，直窜出去，两股水分别撞到了一道坚坝，立即乖乖地转身改向，再在另一道坚坝上撞一下，于是又根据筑坝者的指令来一番调整……也许水流对自己的驯顺有点恼怒了，突然撒起野来，猛地翻卷咆哮，但越是这样越是显现出一种更壮丽的驯顺。已经咆哮到让人心魄俱夺，也没有一滴水溅错了方位。阴气森森间，延续着一场千年的收伏战。水在这里，吃够了苦头也出足了风头，就像一大拨翻越各种障碍的马拉松健儿，把最强悍的生命付之于规整，付之于企盼，付之于众目睽睽。看云看雾看日出各有胜地，要看水，万不可忘了都江堰。

三

这一切，首先要归功于遥远得看不出面影的李冰。

四川有幸，中国有幸，公元前 251 年出现过一项毫不惹人注目的任命：李冰任蜀郡守。

此后中国千年官场的惯例，是把一批批有所执持的学者



遴选为无所专政的官僚，而李冰，却因官位而成了一名实践科学家。这里明显地出现了两种判然不同的政治走向，在李冰看来，政治的含义是浚理，是消灾，是滋润，是濡养，它是实施的事儿，既具体又质朴。他领受了一个连孩童都能领悟的简单道理：既然四川最大的困扰是旱涝，那么四川的统治者必须成为水利学家。

前不久我曾接到一位极有作为的市长的名片，上面的头衔只印了“土木工程师”，我立即追想到了李冰。

没有证据可以说明李冰的政治才能，但因有过他，中国也就有过了一种冰清玉洁的政治纲领。

他是郡守，手握一把长锸，站在滔滔的江边，完成了一个“守”字的原始造型。那把长锸，千年来始终与金杖玉玺、铁戟钢锤反复辩论。他失败了，终究又胜利了。

他开始叫人绘制水系图谱。这图谱，可与今天的裁军数据、登月线路遥相呼应。

他当然没有在哪里学过水利，但是，以使命为学校，死钻几载，他总结出治水三字经（“深淘滩，低作堰”）、八字真言（“遇湾截角，逢正抽心”），直到20世纪仍是水利工程的圭臬。他的这点学问，永远水气淋漓，而后于他不知多少年的厚厚典籍，却早已风干，松脆得无法翻阅。

他没有料到，他治水的韬略很快被替代成治人的计谋；他没有料到，他想灌溉的沃土将会时时成为战场，沃土上的稻谷将有大半充作军粮。他只知道，这个人种要想不灭绝，就必须要有清泉和米粮。

他大愚，又大智。他大拙，又大巧。他以田间老农的思维，进入了最澄澈的人类学的思考。

他未曾留下什么生平资料，只留下硬扎扎的水坝一座，



让人们去猜详。人们到这儿一次次纳闷：这是谁呢？死于两千年前，却明明还在指挥水流。站在江心的岗亭前，“你走这边，他走那边”的吆喝声、劝诫声、慰抚声，声声入耳。没有一个人能活得这样长寿。

秦始皇筑长城的指令，雄壮、蛮吓、残忍；他筑堰的指令，智慧、仁慈、透明。

有什么样的起点就会有怎样的延续。长城半是壮胆半是排场，世世代代，大体是这样。直到今天，长城还常常成为排场。都江堰一开始就清朗可鉴，结果，它的历史也总显出超乎寻常的格调。李冰在世时已考虑事业的承续，命令自己的儿子做三个石人，镇于江间，测量水位。李冰逝世 400 年后，也许三个石人已经损缺，汉代水官重造高及三米的“三神石人”测量水位。这“三神石人”其中一尊即是李冰雕像。这位汉代水官一定是承接了李冰的伟大精魂，竟敢于把自己尊敬的祖师，放在江中镇水测量。他懂得李冰的心意，唯有那里才是他最合适的岗位。这个设计竟然没有遭到反对而顺利实施，只能说都江堰为自己流泻出了一个独特的精神世界。

石像终于被岁月的淤泥掩埋，本世纪 70 年代出土时，有一尊石像头部已经残缺，手上还紧握着长锬。有人说，这是李冰的儿子。即使不是，我仍然把他看成是李冰的儿子。一位现代作家见到这尊塑像怦然心动，“没淤泥而蔼然含笑，断颈项而长锬在握”，作家由此而向现代官场衮衮诸公诘问：活着或死了应该站在哪里？

出土的石像现正在伏龙馆里展览。人们在轰鸣如雷的水声中向他们默默祭奠。在这里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。只要都江堰不坍，李冰的精魂就不会消散，李冰





的儿子会代代繁衍。轰鸣的江水便是至圣至善的遗言。

四

继续往前走，看到了一条横江索桥。桥很高，桥索由麻绳、竹篾编成。跨上去，桥身就猛烈摆动，越犹豫进退，摆动就越大。在这样高的地方偷看桥下会神志慌乱，但这是索桥，到处漏空，由不得你不看。一看之下，先是惊吓，后是惊叹。脚下的江流，从那么遥远的地方奔来，一派义无反顾的决绝势头，挟着寒风，吐着白沫，凌厉锐进。我站得这么高还感觉到了它的砭肤冷气，估计它是从雪山赶来的罢。但是，再看桥的另一边，它硬是化作许多亮闪闪的河渠，改恶从善。人对自然力的驯服，干得多么爽利。如果人类干什么事都这么爽利，地球早已是另一副模样。

但是，人类总是缺乏自信，进进退退，走走停停，不断地自我耗损，又不断地为耗损而再耗损。结果，仅仅多了一点自信的李冰，倒成了人们心中的神。离索桥东端不远的玉垒山麓，建有一座二王庙，祭祀李冰父子。人们在虔诚膜拜，膜拜自己同类中更像一点人的人。钟鼓钹磬，朝朝暮暮，重一声，轻一声，伴着江涛轰鸣。

李冰这样的人，是应该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纪念一下的，造个二王庙，也合民众心意。

实实在在为民造福的人升格为神，神的世界也就会变得通情达理、平适可亲。中国宗教颇多世俗气息，因此，世俗人情也会染上宗教式的光斑。一来二去，都江堰倒成了连接两界的桥墩。

我到边远地区看傩戏，对许多内容不感兴趣，特别使人



愉快的是，傩戏中的水神河伯，换成了灌县李冰。傩戏中的水神李冰比二王庙中的李冰活跃得多，民众围着他狂舞呐喊，祈求有无数个都江堰带来全国的风调雨顺，水土滋润。傩戏本来都以神话开头的，有了一个李冰，神话走向实际，幽深的精神天国一下子贴近了大地，贴近了苍生。

